獨醒雜志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岳將軍既死，部下多奇才。時既寢兵，稍稍引去。有何宗元者，積功至修武郎。一日，棄官竟入玉笥山，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峰上，蓋樵牧所不至，居五年，往來宮觀間，與道流頗相善。一日忽謂之曰：「來日我居庵作少事，子來訪我，則先擊石，若庵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。」道流如其言。數日後，乃始訪之。擊石數四，寂無應者，懼而退。又數日，率眾再往，啟其戶視之，則何被髮而逝。時方秋暑，不知其死已幾日，而面貌如生，亦可謂之不凡矣。

花光仁老作墨花，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，其一云：含章檐下春風面，造化功成秋兔毫。意足不求顏色似，前身相馬九方皐。徽廟見而喜之，召對擢用。畫因詩重，人遂為此畫。紹興初，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，士人楊補之、譚逢原與之往來，遂得其傳，補之所作，後益超出，格韻尤高。然觴次醉余，雖娼優墻壁肯為之，他有求者往往作難。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為，而墨花實不逮，唯長於平遠，遇誌同氣合者始為作之。若以遊藝請，則牢辭固拒，如不願聞。故其畫亦不多見，人亦不知其名也。

古者四時變新火，今人苟簡，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，亦不計其歲年也。兒時在湖湘，見一僧舍有長明燈，眾雲燈有神異，其焰不熱。試以指炙之，信然。後加考究，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，有數百年者，焰青而昏，往往皆不甚熱。蓋久則力盡爾。今人但知

擇水，初亦非深知水味，獨以清渾甘寒有易曉者，如火齊烹飪，氣焰著人，與水功用一等，苟不必變，古人何苦多事。

汪彥章為豫章幕官。一日，會徐師川於南樓，問師川曰：「作詩法門當如何入。」師川答曰：「即此席間杯柈果蔬，使令以至，目力所及，皆詩也。君但以意剪財之，馳驟約束，觸類而長，皆當如人意。切不可閉門合目，作鐫空妄實之想也。」彥章頷之。逾月，復見師川曰：「自受教後，準此程度，一字亦道不成。」師川喜謂之曰：「君此後當能詩矣。」故彥章每謂人曰：「某作詩句法，得之師川。」

豐中丞相之名稷，紹聖間數任言責，有正直之聲。與章質夫友善，而不樂章子厚。與曾子固友善，而不樂曾子宣。其論子厚、子宣章疏，皆直指陳不少恕。初不以質夫、子固之故，而為之掩覆也。

政和三年，蔡京自杭召還，三入相矣。時大柄多歸北司，京求為固寵祿，保富貴之計。於是內興大役，外招強敵，改定太宰、少宰之制，更立帝姬，命婦之號，欲絕天下之議已，盡假御筆以行之。

孔經甫文仲為台州司戶日，范蜀公舉應制科。經甫對策，極言青苗，免役之害，語大忤。直宋次道為初考，以入三等。王禹玉覆考，降一等。韓特國詳定，從初考。王荊公見而惡之，密啟於上，以禦批點之，遂下詔發還本任。孫給事固封還制書，極言其不可。經甫將歸，往見蜀公，公嘆息其不遇。經甫曰：「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，足矣。不敢以窮達為念也。」公甚壯之，謂曰：「君氣節如此，無替古人。惟不替今日之志，則某之所願也。」經甫元祐中為諫議大夫，果以抗直為時所推重云。

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，其父司封君嘗對客，召經甫侍立，客命經甫為《蓮實詩》，經甫立成。記其一聯云：「一莖青竹初出水，數個黃蜂占作窠。」語雖未工，而比類親切，客大奇之。經甫自此知名。

毛公弼守泗洲，病泄痢，久不愈。及罷官歸，遂謁龐安常求醫。安常診之，曰：「此丹石毒作，非痢也。」乃煮葵菜一釜，命公弼食之，且云：「當有所下。」明日，安常視之，曰：「毒未去。」問食幾何才進兩盂。安常曰：「某煮此藥，升合銖兩自有制度，不盡不可。」於是再煮，強令進之。已乃洞泄爛斑五色，安常視之，曰：「此丹毒也，疾去矣。但年高人久痢，又乍去丹毒，腳當弱，不可復餌他藥。」因贈牛膝酒兩瓶，飲

習，遂強如初。公弼有一女，嘗苦嘔吐，亦就求醫。安常與之藥，曰：「嘔吐疾易愈，但此女子能不嫁，則此病不作。若有娠而嘔作，不可為矣。」公弼既還家，以其女歸沙溪張氏。年余而孕，果以嘔疾死。世傳安常醫甚神，余耳目所接如此，所傳當不誣矣。

柳耆卿風流俊邁，聞於一時。既死，葬於棗陽縣花山。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，多載酒肴，飲於耆卿墓側，謂之弔柳會。

江州德化縣楚城鄉，乃陶淵明所居之地，詩中所謂柴桑者。宣和初，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，洪芻駒甫為之記。祠前橫小溪，溪中盤屹一石人，謂淵明醉石也。土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擷菊酹奠祠下，歲以為常。

里中有峻嶺，號曰王嶺，相傳彭玕反於吉州，僭號稱王，南唐遣兵征之，彭玕數敗，遂退保於此以死守。余嘗登嶺，上可置數萬人，倉廩府庫皆有遺址。至有一所，曰相公平，足見玕之僭也。旁有山，視王嶺為卑小，曰張欽寨，以為南唐遣欽來討之，駐兵其上。玕有謀士曰劉守真，挾邪術，能呼風噀雨，故欽與戰輒不利。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，玕之先壟在焉。後守真死，欽復遣人發其先壟，棺上有小赤蛇，蛇兩旁有蟻，運土為弓劍形，已而玕敗。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堠，其旁有劉仙師壇，皆劉之遺跡。土人遇旱禱於壇下，間亦雨應。

湖湘巖竇中多石燕，附石而生，狀如海物中瓦壟。每天雨，則迸出墮地。采以入藥，以左右顧分雌雄，性太熱。時有虞都巡者，先君同僚也，自言服之，其法每取雄者十枚，煆之以火，透紅則出而漬酒中，候冷復煆，既鍛復漬，如是者無算度。幹酒一升，乃取屑之。每早作，以二錢七擦齒上，漱咽以酒。虞時年五十，服此藥二年，膚發甚澤，才如三十許人，自謂服藥之功。一日，忽覺熱氣貫兩目，睛突出，痛不堪忍而死。因思人服金石藥，鮮有不為其所毒者。

零陵淡山有石巖，中空，可容千人。東南有石窗，眺望甚遠。相傳以為其地宜淡竹，而山因得名。或云舊有淡姓人居之，故曰淡山。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，嘗隱於巖中。始皇好神仙方士，或薦貞實，始皇召之，使凡三往，貞實不起，遂化為石巖。去州二十餘里，旁有寺觀，往來者無虛日。土人謂巖之幽勝，當與浯溪朝陽等。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，甚可怪也。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，今其詩之卒章曰：「惜哉次山世未顯，不得雄文鐫翠琰。」蓋紀永人之語。

神宗嘗對執政言：「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，劉航書，航亦無所顧忌耶？」韓絳子華不知上意，因解曰：「航初許光為書石，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，亦甚恐懼也。」上曰：「苟恐懼，則不為書矣。」子華不能對。

王荊公退居金陵。一日，與門人山行，少憩松下。公忽回顧周種，曰：「司馬十二，君子人也。」種默不對。公復前行，言之再四，人莫知其意。公此時豈深悔為惠卿輩所誤耶？

東坡自惠遷儋耳，子由自筠遷旱，二公相遇於藤，因同行。將至雷之境，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，逮至郡，延入館舍，禮遇有加。東坡將渡海，逢出送於郊。復官出錢僦居以館子由。帥臣段諷聞之大怒，劾逢館留黨人蘇軾，及為蘇轍賃屋等事，逢坐除名，勒停。子由移循州。

東坡知貢舉時，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，見而異之，擢置第五。榜貼既傳，誹議藉藉，以勰嘗遊公之門也。會廷試，勰復中第五，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從。勰，即坡公所贈《剛說》孫介夫之子也。

政和間，置大晟樂府，建立長屬。時晁沖之叔用作《梅詞》以見蔡攸，攸持以白其父，曰：「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。」元長覽之，即除大晟丞。詞中云：無情燕子，怕春寒常失佳期。惟有南來塞雁，年年長占開時。以為燕、雁與梅不相關而挽入，故見筆力。

趙諗，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，時第一名畢漸，當時榜貼，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，天下遂傳名雲畢斬趙諗。諗後謀不軌伏誅，果符其讖。

何仙姑，永州民女子也。因放牧野中，遇人啖以棗，因遂絕粒，而能前知人事。獨居一閣，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。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，以兵事問之。對曰：「公必不見賊，賊敗且走。」初亦未之信。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，先鋒與賊戰。賊大敗，智高遁走入大理國，其言有證類如此。閣中有遺像，嘗往觀之。

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鋼劍，且雲惟融人能作之，蓋子楫未詳黃鋼之說矣。予居湘時，見徭人歲來謁象廟，各佩一刀，乃所謂黃鋼者，惟諸蠻能作之。其俗，舉子，姻族來勞視者，各持鐵投其家水中。逮子長，授室，大具牛酒，會其所嘗往來者，出鐵百煉，盡其鐵以取精鋼，具一刀，不使有銖兩之羨。如其初偶得鐵多者，刀成，銛利絕世，一揮能

斷牛腰，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，終身寶佩之。漢人願得者，非殺之不能取也，往往旁郡多作贋者。予嘗訪之老冶，謂之到鋼，言精煉之所到也。今人才以生，熟二鐵雜和為鋼，何煉之有，融劍殆是耶。

東坡坐詔獄，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，神宗見之，即薄其罪，謫居黃州。鄭介夫既下吏，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，悉以奏聞，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，亦從而釋之。神宗愛惜人才，不忍終棄如此。晏詩有云：小白長紅又滿枝，築球場外獨支頤。春風自是人間客，主掌繁華得幾時。

曹子建《七啟》云：寒芳蓮之巢龜，鮝西海之飛鱗。註云：今之恥寒也。古樂府名都篇，亦有「寒鱉炙熊膰」之句。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鱉者，夫豈承其舛而訛其語耶？

琵琶詞《綠頭鴨》云：路漫漫，漢妃出塞。夜悄悄，商婦移船。徐師川云：「非是當云『路漫漫漢妃馬上，夜悄悄商婦江邊』？」出塞愁思，移船感恨，乃當時語。

王荊公作《字說》。一日，躊躇徘徊，若有所思而不得。子婦適侍，見，因請其故。公曰：「解飛字未得。」婦曰：「鳥反爪而升也。」公以為然。

天聖中，毛應佺守竇州。朝廷《賜慮囚敕書》云：「敕毛應佺，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，垂著典法，申戒宮吏，簡恤刑章，深切丁寧，斯為至矣。方郡守長，如能刻意遵奉，與我共此，何患不臻於訟息而治平哉。今歊燠戒時，動植咸茂，而圜墻幽圄，猶有系縲，愀然以思，當食興嘆，汝宜體是憂側，加於撫循，無使猝犴之間，重有淪胥之困。躬勤省察，稱朕意焉。《敕書》到日，汝可速指揮泥飾灑掃，獄房嘗須凈潔，每五日一度，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，及逐日供給水漿。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，立便差人看承醫療，其委無骨肉者，支與吃食。有人供送茶飯者，亦須晝時轉送，不得邀難減克。無使罪人或至饑渴。所有合歸法者，候處斷之時，給與酒飯。如小可罪犯，便須逐旋決遣。若是大段刑禁，事關人命，亦須盡理速行勘斷，不待淹廷。仍散下管內，汝宜嘗切提舉，無令曠慢。及候依此逐件施行，訖，聞奏。故茲示諭，想宜知悉。夏熱，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。」又《賜衣敕書》云：「敕毛應佺，汝外分憂寄，善布化條。眷言守土之良，適及頒裘之候。特申渥賜，用洽朝儀。今賜汝紫幹色大陵綿旋襴衫一領，至可領也，故茲示諭，想宜知悉。冬寒，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。」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。祖宗重郡守之寄，雖遠方小郡，敕書亦且遍賜，今帥守皆無之，不知自何時廢也。